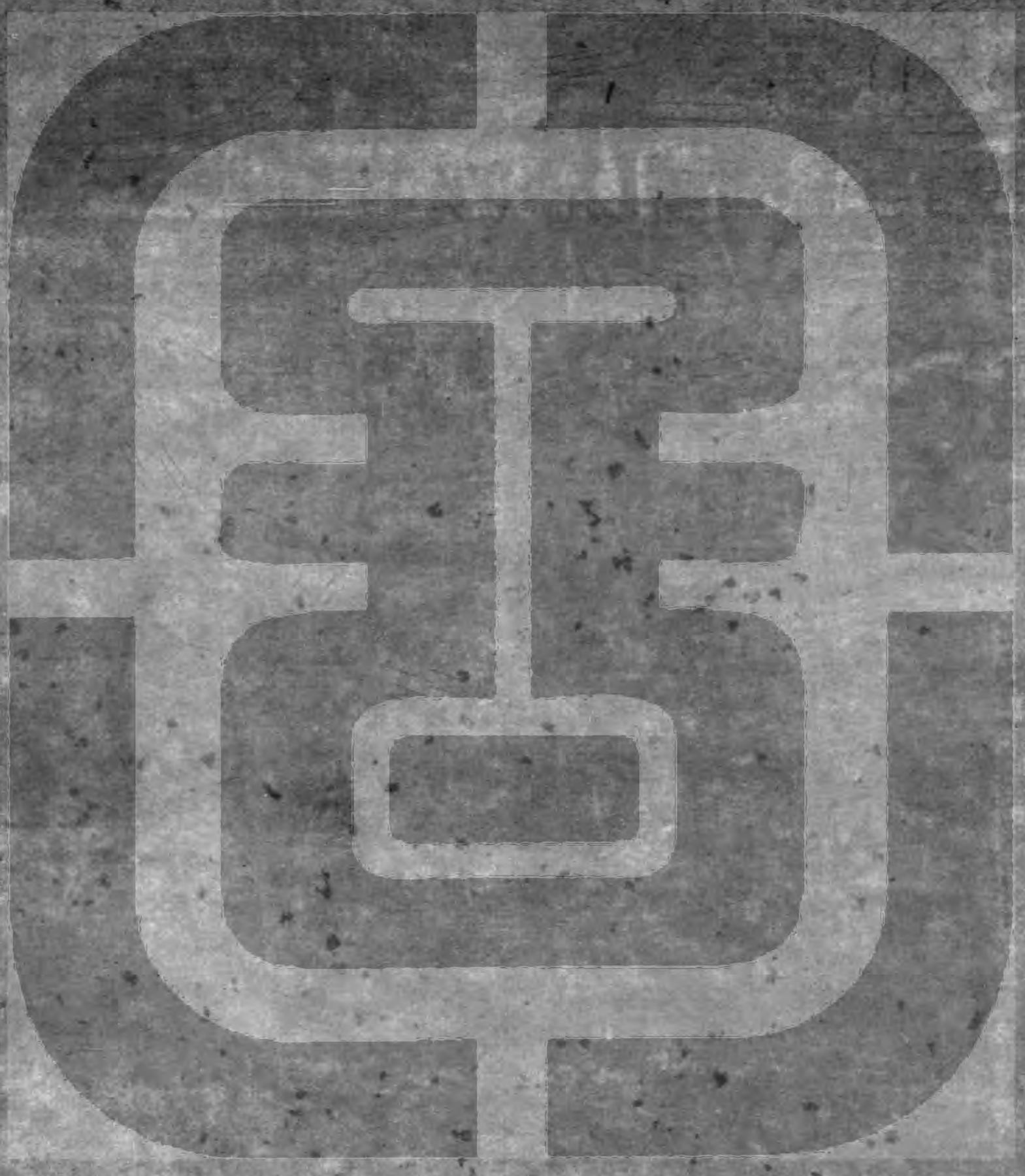

五

雍虞　集　伯生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屋宇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其嘗泝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遑莫無及之嘆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録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確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䟦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父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末矣爲豳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䟦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後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䟦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弥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絶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兵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尒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祑滿家居而貧疑之人戶屨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嘆而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劉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尚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嚮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擢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爲區别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集書

順菴銘䟦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

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飢饉夭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眞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害苦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托抄書是以見其好學而又不億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眞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禀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盍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

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兄後要官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末之或及嗚呼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冝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賢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二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蹈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

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休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妙識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癃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 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有禎子有[illegible]惠王別爲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敕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錄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傳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 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

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為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〻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〻譜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贊舉進士京師為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為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搆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曰因書曰千桂而贊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觀瞻嘆其深穩端潤洲近時怒張筋脉蚤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

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姤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然所作隷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体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張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体乃佳尔提官丈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貫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十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〻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宣某再拜

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㷰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兌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其新阡與其居密迩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敎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㷰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阡之近而李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李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貫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凉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喜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訟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齠齔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從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輙不得請卒以求傳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適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孛术曾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閫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孛术曾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以太常公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恒有而世

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官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　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祭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為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埜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〻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其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惠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貫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及一一書入[illegible]則後除擢叔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不從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皇[illegible]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illegible]經筵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講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顧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虞文乎某乃書曰鄉者公奏[illegible]感退合事　王音者曰講官云藏省及此又欲方冊御　觀覽命西域工人摠指為帙刻度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重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　上心明矣誠使少留　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啟沃不足適人不與間其要格心而

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識不足以感神明之過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〻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藁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日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失迷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可撥入背嵬軍　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寔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搆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　旨脩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　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　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謬耶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胥爲之蓋勢然也　國家因金源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

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遊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棄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説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説自爲抵捂亦不無焉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决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説而粗加隱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illegible]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説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棄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傳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著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愨嚴嚴臤言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

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温陵幙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　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敘梗槩而歸温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勵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勵士之嘉言蓋古道也勵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搢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勵士君夫人之孫愷清慎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某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　國家者宜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温其官誥

右董公温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

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勑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眞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蹕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辠係獄者猶加念慮況有累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求興公墨蹟

求興公書擬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眞蹟世已絶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眞知眞好者非偶然也其家學素容加以目昏蘇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輙書之

跋申署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〻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絶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署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賢諸乎其來中朝待罪 國史盖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僂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署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盖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焉爲餓犢之歸者盖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藁十二

雍　虞集　伯生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　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玆榮幸輒布愚悃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凝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

極襄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熈揆機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發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頻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援以闡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洛範況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數擅廣厦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群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

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懽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嘗於民勞俟戴寧繇於天授御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袞繪龍章之盛簫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觴荷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纘曆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士懽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為而治御袞衣而酌秬鬯得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〻而敵愾簫韶依律鳳凰噦〻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士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傒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今緒用克纘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圖日轉輝光被覆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二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厥有裨於熙代建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為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礼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

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賛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求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内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瑶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囬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洊擧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盖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熈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illegible][illegible]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旦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圖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衆美求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　天之順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礼觀會同朝儀丕顯益保基圖之　固允宜裖[illegible]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求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illegible]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壼佐庶政之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肇珩在御旅亂開臣等幸忝鈞衡欽承典則致關雎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修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之美褘褕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儀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合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廣周宇内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廼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隣協壹宗祀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陰顧復鉤陳華蓋看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遥瞻禁衛興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廷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

初謳歌爲盛歟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
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　太宗御禎符而
有慶天心攸屬国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
情車服旌旗皆昔　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
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
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賛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
閒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式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
久之計實出聖上之睿知国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
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専
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　祖考屬備
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況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
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
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
譯唯艱靈言不權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
取悦耳以爲容悦倖瞻承護曲説以干售私情是循大躰有
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於老
成廢肯同心於陳開

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
国羽翼盖古者乞言之礼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
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歐歷中外承接
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袠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
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聞而弥邵心以久

静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況其鄉里去国不遠近頌優礼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惟不致縻之職事凢爲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学感之深不在詁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厳而神和其爲文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黒白之不同粤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勤温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礼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弥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説使與勸講必蒙聽字

集賢大學士趙簡寛達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遂應其功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起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賛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一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況畀

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兼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逭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弥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目今　英宗實録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録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兼博洽明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礼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守定品秩　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勲臣之家恩數特異礼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師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殁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炳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鎮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大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爲雋特於斯叅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冀公曰忠亮延祐二年五月有 旨加贈定謚於是 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表之焉前議擬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redacted]之師與平濟南李璮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 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

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自是時 國語不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 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者始知聖賢脩已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廼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勤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公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

議曰謹按 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輯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redacted][illegible][redacted]於[illegible][redacted]爲之將相其[illegible]取者往〻不卑小官而爲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獨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備士君子乘興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illegible]祿之業[illegible][illegible]始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

轉運副使潘公舉者年未弱冠推擇爲吏並駕群材一時楷模號稱秀發凡八[illegible]十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號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illegible]職[illegible]命於　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illegible]運於南北之[illegible]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使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苟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覵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荅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弥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窃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

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敭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儀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曰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謇諤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道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徼怨歎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臨未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　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　旨則其監

斈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斈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　朝廷其謂監斈何則區〻之未諭也謹遣斈生某等詣于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比禕毋阻幸甚

慶章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紋麟紀旦恭惟歡慶　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斈兼資張陸之切磨曾江漢於滄溟輸梁棟以榱桷是閟巖甫謂之大成未有如斈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屹無阿附之峯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賈將乘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閒齋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服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蝦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繼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袠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允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盍父而思學感弥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師之祝蝦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索居既久脩踐益衛於寡陋論思何補於　聖明擢〻儒林每踵先生之後煌〻芝之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尔大雅巋然靈光闕具常珎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知鳳德之未衰耕黃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契借要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兼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秘金大邦收部曲於久閑儀旌旗之改觀浮雲連海空閑意步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々幾亡於世故倦々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嘆能無廉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爲書以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弨弓而來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慶抃虎皮裹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嗇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綫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弥昌而成錫其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除夜以獐送歐陽少監

看射残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爲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荅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胞吏執牢爲酒遂蠲於孝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持肴顧祝於有年湑截屬饜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悉嗣陳

荅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既俯記微生蚤億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倍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潁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樗櫟顧問蟪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章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侍旣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衷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閻西碧餽歲啓

篤叙鄉情特屢節物十鶵駢首來同祝饐之鳩一鷄傳書俾載迎春之燕肅〻罝罘之獲溫〻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還贄聊表時哉之嗅想象完備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雍　虞集　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籩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儀容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嘗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年廟成某年勑臣題其牓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勑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迩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衆鉅萬之費微至一毫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衺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斃于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亟至償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困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欵有禮眡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妻爲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獨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其奕〻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宜以爲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寛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貴京兆路總管諸軍奥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旣具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〻其郛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〻雅〻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胾羔勺藥芼之亦有菊椒鍾鼓旣作挏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袞衣繡裳劍佩鏘〻乘車彭〻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戀寢孔迩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〻尸祝躋阼盛服千秋萬禩殿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
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　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
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宮府治辦工賈
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　詔
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
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
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
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翰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先人父仁
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
夫人皎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關中公年十六始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
於中外居十餘歲拜保章掌上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
元三十■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
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
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
大■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延祐■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
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年終是官泰定■年贈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謚惠愍以其年月日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
國夫人提古真氏生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以適其官槊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魯嘗以爲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數固已容矣察之固已[illegible]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屬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illegible]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可[illegible]於今爲講辭 上[illegible]之以問公公乃爲 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illegible]至於臨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 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機然公乘傳將指[illegible]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 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劒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 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亦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 上爲安寢達旦會乃與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者象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絶靷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 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

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
爲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
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　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
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
奏賴　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
迹甚危矣至元末　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
問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　上頷之
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
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
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　二宗
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数怒欲
斥去之輙自附東宮求免　上性仁孝無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睢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
會其家人受富民賕変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朶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慨天下
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勸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愼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
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之
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
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鄠鄭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
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弥尊令德不匱寔是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嬰不寘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内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兹既信既
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録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絿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尔是職于廬于旅肅
肅千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買售盈市本敦末紓
胥樂文士冨禁斗案原之以情于貸委公寫匆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興孝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

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斂臣我抶其膏多藏靡悔迷國之宰
余今弗懲　天子寔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興曾其
天乎衣裳之襚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
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朝
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
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
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岸始居衡山之崇嶽鄉
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冀國忠靖公燮公諱湛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
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
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
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illegible]丞[illegible]年以登極恩轉奉
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
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
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illegible]衢州轉朝請郎又明
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
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
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
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
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冊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
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内附数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
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居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户
五人百户三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　天子思其材命奉御
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
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
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
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寛調官　京師請
易公名於朝於是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
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
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
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
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勋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巽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巽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齓與其兄制置使滑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筞滑旣以忠義著而公適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数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絶婚公曰計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巽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儒謾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豢其軍亂守隱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捽首亂者搒之百衆遂定路鈐轄詹沔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滿始畏服豪猾吏数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道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

結廡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崇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直相讐怒起鬬擊不能自已甚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聞其三日來納欵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涖於湖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慨然言利害便不便亦不斷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捄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藥樂賻遺貧乏之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斷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〻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年卒子四人彌寧彌案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蔭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岦豐普耑集先世勳業與公家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

公歸自領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其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旣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愆迺瞻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跳附顧瞻湘流顧々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彰優游鄉邦亦旣有年旣老而休温々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々密室凝虛鑄金爲舟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旣膴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㴋湅松桂在山澤有蘭蘼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　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車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illegible]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塩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　月葬公南

陽先塋之次大史氏虞集以故人子嘗篆其墓之石以銘叙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内豪桀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吏爲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趍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避同幕頗爲動公曰果自吾乎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爲首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輙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吏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者嘗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内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爲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爲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贓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烝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因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户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二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復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樕畀輸優游無虞楩柟薪槱朝服于于名駟大車爾臯我藝善駝利邈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乎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焉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蹟刻石載文以慰以勖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事　京師也使以其闕來告曰元孚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至西南諸邊舉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盖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纂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驛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　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馹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邑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劇緣髙縋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虵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纍徭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頑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俛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邑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　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忍發變允其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閫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兩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二吏士或亡或餉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　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離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姦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足以用衆私均[illegible]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敵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苟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户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鷙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款從速不臺太赤阿术魯二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部兵八百號千户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蔡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户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户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户府事留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師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督兵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爲千户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臨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寨功狀旣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升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還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若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一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牐二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户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貞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曾讓張晦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犢鄉長鄉村或曰長鄉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鄉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

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專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禄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輭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〻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師千百列校衆正咸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浄雲委芽蘖弗齊孰芟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問濟濟多士援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賛書啓封既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稾十四

雍　虞集　伯生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揔諸軍以鎮亳䟽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辭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二遣使趣召見上閔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閒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　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其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從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孰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璮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援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號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益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讋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害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然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　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体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户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粮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粮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塵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險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馹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楊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二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財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讙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

奇傷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陞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鎭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奏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權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於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宰[illegible]焚書我師怒援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宥各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鎭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　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犇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孽未息偸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劒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劒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

之曰劒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戮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舟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殲之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隷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纔敵違其号令王以軍法斷其最甚者一人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楯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

首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遂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至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旨書有國事待其謀畫必晝夜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禁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律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為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　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

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為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歷臺省二十餘年為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振於衆林已不以為患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為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録宋内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擒繫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播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皆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為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　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子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澌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歿所在求為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德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

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耆勳臣之世業
哉亦足以表　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
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
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
江流湯々談笑畢渡木顚州偃有仆無拒　天子曰嘻士亦
勞止時且徂暑具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餙養完牛
酒百豐王乃叩閽請具爲奏君峻阪馳寧拖其後面上方畧
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飈疾神丞相傳言　天子聖明以順
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
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係其遺奔于海涯
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　天子不極其征臣不
敢止乃錫神勅名甲副之扶壇掛參鄭爲清夷嵺舟于鍪存

其餘幾王言三進求記炎紀横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
表于鯢鱷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
尊以啓王封晃爲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
于廟從王孫子於赫　世皇濯々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
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々新宮高明深
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主之格思庶其在此熏蒿浮蔣孰感
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
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頷々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
以庖則盜竊蕭饑饉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
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其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洛亳庶士孰知其他王
有嗣子相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遂深敵釁群讒切
慮帝尚仁孝事之厥家　英宗赫々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逌其軀託之股肱恩信集〻天難諶斯
難起倉猝應猝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蓀〻亦惟世
臣謹度不淪既寧既好思極厥係陳經啓心非法不逌申〻
其居侃〻其容字于　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〻視此無斁
匪毫是叙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
安撫使既歸　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
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間宋
亡　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返之還　京師父之除承
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衞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蠹
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掀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因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捄觧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産人
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閼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質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書所爲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然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託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吏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　初殯建康城南其年月日歸葬洛陽某鄉某原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redacted]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redacted]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人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爲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〻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寶瘞盜賊陰治陽明君子手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喬繼洛泱〻瀏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家原既莫知其處瘞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柰何忍使遂焉堙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擲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為人子者焉與諸弟君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為竟起去顏色不為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籌為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為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鬬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訟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仕道貴玖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寶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一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一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完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為兆塋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為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為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遼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為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某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為中書掾中書掾見躪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為刑

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遥胄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以袤斧形馬鬣葬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蹤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别蜀洵講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